

山水序 文脉与气韵

# 笔墨论要(二)

■林海钟



北宋 李成 小寒林图 39.4×71.4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

用墨之法,前人谓“泼墨、破墨、积墨”三种。然而“六法”之中,唯有“用笔”一条,然未见“用墨”,何者?墨乃色也。“六法”之中“随类赋彩”,墨作色彩解。张彦远之名句云:“草木敷荣,不待丹碌之采,云雪飘飏,不待铅粉而白。山不待空青而翠,凤不待五色而粹。故运墨而五色具,谓之得意。”唐人以此而得意。荆浩云:“水晕墨章,兴吾唐代。”其论画“六要”中对墨作注:“墨者,高低晕淡,品物浅深。”此墨亦作色解。用墨之法,古法有泼墨、破墨、积墨三种。墨之色因水而有浓、淡、枯、湿。黄宾虹先生总结出“七墨法”,在泼墨、积墨、破墨上又加上浓墨法、淡墨法、焦墨法、宿墨法,这几种墨法都与用水有关,故云“水墨”,具五色。宋郭熙云:“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,即墨色滋润而不枯。”郭熙学李成,记录的是李成墨法,淡墨如烟,淡墨法亦称“惜墨法”,淡墨层层而积为“积墨法”。“七墨法”看似不能并列。泼、积、破乃用笔与用墨之法。枯、湿、浓、淡、焦,是用水之法。宿墨则是隔夜墨脱胶的效果。用水、用色、用墨、用笔,其中有界,而打破界限,则需要境界,虽从实践中来,亦终归于境界。笔墨悟境,此实难与俗人道也。界限打破,上下贯通,此乃为笔墨真境。

李成作寒林清旷之境,世人不知其意。“六法”中有用笔一条而无用墨一条,何也?用墨即用笔也,故后来称“笔墨”。泼墨、积墨、破墨,细审之即是用笔。用笔则以气韵为高,以气韵求其用笔,尚其骨气。古有“笔气墨韵”之说,用墨与用水同法,合水与墨,故称“水墨”,墨分五色,故“水墨为上”,而全归用笔。乃至气韵,则含圣贤之意。故此,水墨为色彩之简淡之意,水法为墨法之华章,墨法为笔法之韵,笔法、墨法为气韵作注解,笔墨不二,以气韵求之。故笔墨乃至人的境界,自古人杰传之。清初王原祁论云:“设色即用笔用墨,意所以补笔墨之不足,显笔墨之妙处。今人不解此意,色自为色,笔墨自为笔墨,不合山水之势,不入绢素之骨,惟见红绿火气,可憎可厌而已。惟不重取色,专重取气,于阴阳向背处逐渐醒出,则色由气发,不浮不滞,自然成文,非可以燥心从事也。”此为设色之论,实为笔墨从气韵之说。非是至人,不能论说此境界。非独有偶,余曾见黄宾虹画中跋文曰:“画重丹青,非以水墨,淡渲即为雅格。丹青隐墨,墨隐水,色不掩墨,故云水墨为上。至其神妙,全归用笔。”石涛有云:“写画凡未落笔,先以神会。至落笔时,勿促迫,勿怠缓,勿陡峭,勿散神,勿太舒务。先精思天蒙……”石涛所言“天蒙”属气韵,乃画者之心,需要蒙养与学习。画中色与墨,形与象,皆归用笔,用笔终归于气韵,所以也是解释“六法”次第阶级。气韵由心,心由悟境,所言乃学问、知见、胆识、才情。

至此,“笔墨论”大要已出,读者当不惑矣。



林海钟 冷然希音图 74×49cm 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画